

烟雨渡槽

本报记者 徐缓



张孟舒 摄

时雨时歇，夏雨轻斜，《流淌在档案里的溧史杭》纪录片摄制组出发！驶往金安区张店镇沿途，桃岭浓荫密枝间，脆桃探头探脑。一大早，大圣脆桃交易市场里，人流如潮，车进车出，成筐的脆桃飘着甜甜的果香，分拣的、推筐的、过秤的、装车的，忙忙碌碌而又井然有序……怪树庵村村委会主任鲍玉有点傲娇地说：“我们村这样的交易市场三处呢。来，我带你们再去果园看看。你们也可以亲身体验，摘桃子1个小时15块，分拆桃子一天130元，搬运工一天300-400元。”

我们赶到果园的时候，10点多，74岁的魏大妈高声大语地在树棵里搭话：“鲍姑娘，我早上5点就到岗啦，权当锻炼身子骨。我们几个老姐妹，边摘活，边叙话，还不急不慢地挣钱。我们上午干到11点，东家已经回去烧饭啦，我们会完工就去吃呢。”村组水泥路上，时不时有小型货车往来，将已经装在水果筐里的不同品种的脆桃装车运往交易市场。耐不住果香的诱惑，从树上揪下大红桃“六月红”，在旁边水塘里匆匆冲洗，大口嚼下去，哈哈，蜜汁直流，“简直就是喝桃汁呀！”

饮水思源，我们的目的地就在果岭深处，继续往渡槽方向进发。禾田青青赛诗行，白鸢翩飞入画来，细雨远山如黛，村廓静谧掩篱，携裹桃香，来到打山渡槽。仰视渡槽，凌空飞架，气势不凡，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急急穿林拾级而上，终于站在了久慕的渡槽之上。

随行的袁导老家就在施桥，在行程中她不断地给我们输出家乡的变化，小时候生活艰辛，水通了，路平了，现在周末回家在水塘里钓鱼别提多惬意，几近炫耀地“吐槽”：每次回家老丈人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春有李杏、夏有鲜桃西瓜、秋天梨枣，平日里的蔬菜更是花样迭出……看着缓缓流淌的灌区水，他高兴地说：我们这次来的正是时候，可巧放水灌溉，又下了几天雨，记录拍摄渡槽动态还真给力呢。

打山渡槽，位于金安区施桥镇栗树村附近的杭溧分干渠，横跨陈家河上。该渡槽是按照既能沟通溧河三河、充分发挥皖西六大水库灌溉航运，又能打通江淮两大水系、实行南水北调规划设计而施工的，是溧河沟通的最后关键性的一个建筑工程，可灌溉33.05万亩耕地。

据史料记载，当年就怎样建打山渡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经指挥部讨论研究，决定先到红旗渠看一看再谈。考察组的同志看到红旗渠是用条石砌筑的，在此启发下，他们回来建议用条石砌筑桥墩，经过考证，决定就近用打山的石头为原料，建渡槽。这方案很快得到溧史杭指挥部的批准。

接着，由六安市水利局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为双曲拱结构，共15孔，南北两端孔跨度48.75米，其余孔跨度为50米，高10米，槽身长785米，总长834.2米，槽宽6米，深2.85米。渡槽下面的陈家河集水面20平方公里，按50年一遇洪水设计，流量为1000立方米/秒。

从1971年4月开工，2000多名民工开进工地，其中石匠50人。开石的、打石条的、运料的、浆砌的，克服难以想象的苦与难，硬是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浇筑出一条人工长河，也成为六安水利建筑史上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石浆砌10米高双曲拱渡槽，可称得上六安市的“赵州桥”。

穿过高山村桃源人家蜜桃智慧谷，马不停蹄地来到安徽省溧史杭管理总局将军山管理所。“沟通江淮”石静静地横卧在入口处，红彤彤的四个大字在绿茵茵的草坪上尤其醒目，下面一行“六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军山渡槽”（2022年入选全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彰显着它的历史地位，与之相视而望的是一株高大的香樟树，树身标牌“1977年栽植”，近半个世纪的烟雨滋润，遒劲的树干顶着郁郁葱葱的树冠，喜鹊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愈发反衬出幽雅静谧。

“舒城有座将军山，飞落天河飘山间。鲤鱼常在雾里跳，行人可在云中穿。槽连长渠千里远，引来江水灌

淮田。南水北调圆夙梦，治淮史册著鸿篇……”站在将军山渡槽上眺望远方，山岭逶迤，近处阡陌纵横，炊烟袅袅。

管理所副所长刘江，清瘦高挑干练，边带领我们登上渡槽，边娓娓道来：当年修干渠沟通溧河与杭埠河，要穿越丰乐河，黄昌楼和他的助手们奇思妙想——在将军山上架一座渡槽，修“地上河”，可通航50吨级轮船。将将军山渡槽，成为沟通淮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重要枢纽，1969年12月开工，1971年6月竣工，全长894米，平均高25米，宽7米，16个桥孔，是目前全国最长的渡槽，实现了皖西“南水北调”。从龙河口水库引水，为舒城县张母桥和金安区施桥、张店、双河等乡镇每年提供12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2013年省水利厅专项拨款用于修缮维护，对整个大桥进行全面的维护和加固。“我们现在智慧化(数字孪生)管理体系健全，加上巡查监管，确保灌区安全供水保丰收。”

站在高高的南边桥头堡望向笔直的渡槽尽头，想象着当时物资特别匮乏，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工程车辆，唯一一双双粗糙的手，一副副压不垮的肩膀，凭着多大的信念和干劲，铸造起这么伟大的工程，同时塑造出永世传承的溧史杭战天斗地精神。

在管理所文化走廊两边，挂着十多幅精选的历史图片，依然穿越时空给人无比的震撼：有群众“千军万马会战将军山”肩挑手提的劳动场景，仿佛声声劳动号子远远地传来；有指挥长赵子厚、员长李屏等奔赴一线与群众边劳动边谈心的场景，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和满满的干劲；有渡槽通水时千群振臂高呼激动欢快的场景，还有外国友人、水利专家参观伸出大拇指点赞、惊讶之情的定格……照片是黑白的，有些还是模糊不清的，可是它们传递的信息和能量却是愈久弥新、日日攀升。

渡槽里的水孜孜不倦地流淌着，灌溉广袤的良田；修建渡槽的人讲述着红色故事，传承精神动能。近年来，张母桥镇充分利用这一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弘扬溧史杭战天斗地精神，突出将军山渡槽旅游开发，目前已完成3A景区规划。同时，积极引导种养殖户，发展香椿、火龙果、杭白菊、小龙虾等特色产业，挖掘竹编等传统非遗文化，奔赴在建设幸福和美乡村的大道上。

回望将军山渡槽两端桥头堡语录碑上镌刻的“人民，只有人民，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动力”，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大千一百三，拿下将军山”这一气壮山河的口号依旧有穿透力，无数先辈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记忆，也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源头血脉。

烟雨渡槽，生机勃勃。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徐缓摄)

六安汉代王陵获评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本报讯(徐明飞)6月12日，在池州市青阳县举行的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上，安徽省文物局公布第二批共6处安徽省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我市六安汉代王陵成功上榜。

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是指由省文化和旅游局(省文物局)认定命名，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及休憩功能，在全省范围内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的特定公共空间。

六安汉代王陵，为西汉六安国王陵墓区，位于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先生店乡和望城岗街道境内，毗邻六安市区。由四代六安国国王及其王后的陵寝和39座大小不等的附属墓葬组成，面积约10平方公里，每处王陵有独立的陵园，周边布有陪葬墓、陪葬坑、车马坑，整个陵区经过统一规划，布局清晰、规模宏大，为汉代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唯一保存完整的王陵区，是研究汉代诸侯王丧葬制度与分封体系的独特标本。2006年3月-2007年1月，省市文物部门联合对双墩1号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出土的“黄肠题凑”葬

制在安徽境内是“第一”也是迄今“唯一”的，该考古项目入选“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六安汉代王陵于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全国150处大遗址保护项目之一。

近年来，在国家和省文物部门的重视支持下，六安市先后实施了双墩一号汉墓地下室支护、本体保护、安全工程技术防范系统、王陵“四对八大墩”盗洞回填及围护等重点项目，科学编制了保护规划，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并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其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展示，不仅保护了这一重要文化遗产，还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旅游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次正式公布的第二批安徽省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分别是：人工洞遗址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芜湖市)、和县猿人遗址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马鞍山市)、华龙洞遗址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池州市)、磨盘山遗址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宣城市)、孙家城遗址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安庆市)、六安汉代王陵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六安市)。

阐释武侠小说经典 解读浪子精神

徐君

为拓宽学生文学视野，提升他们文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素养，6月4日下午，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举办“古龙的文学贡献与浪子精神”讲座。中国武侠小说学会副会长、著名武侠小说研究专家、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教授应邀担任主讲。

陈墨，原名陈必强。安徽望江人。曾就读于安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出版著作有“陈墨评金庸系列”13卷，《新武侠小说二十家》《海外新武侠小说论》《新武侠之趣》《港台新武侠小说五大家精品导读》《香港武侠小说史》以及中国电影史研究、口述史学研究专著若干。

阐释武侠经典：古龙小说现代性的多维呈现

在陈墨看来，古龙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性，体现出对武侠小说传统写作的创新与突破。如武打多是武侠小说的重头戏，但古龙独创武打过程，转而注重心理描写和环境刻画；传奇方面，梁羽生将历史维度引入了武侠小说，金庸增加了成长模式和预言模式，古龙则进一步增加侦探小说、冒险小说、间谍小说和神魔小说等叙事模式；对侠义的改进，古龙发明今为古用，在武侠小说中渗透社会变革的价值观念，如少杀人，对人格的尊重等。

解读浪子精神：从江湖叙事到现代性精神镜像

陈墨指出，古龙笔下的李寻欢、楚留香等浪子形象，突破了传统武侠的侠义叙事范式，成为现代性精神困境的文学镜像。“他们的孤独不是江湖寂寞，而是存在主义式的精神漂泊；他们的反叛不是简单的离经叛道，而是对传统伦理秩序的现代性质疑。”并通过剖析《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的自我放逐、《边城浪子》中傅红雪的复仇困境，向听众展示古龙以浪子为载体构建的“孤独—自由—超越”精神三部曲，“这些浪子在江湖流浪中完成的，是对生命本质的哲学叩问——他们寻找的不仅是江

湖的永恒热望。”

互动思辨：叩问文学价值与激发青年作为

在互动环节，听众就“如何走上武侠小说研究之路”“浪子形象与流浪汉形象比较”“浪子精神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请教，陈墨一一详细解答。当被问及“当代青年如何继续武侠精神”时，陈墨寄语：“不是模仿江湖招式，而是守护浪子心中对自由与正义的永恒热望。”

此次报告会不仅是对古龙文学世界的深度意义开掘，更是一次关于“文学何为”的时代叩问，让武侠小说从江湖恩怨的叙事场，升华为照见现代心灵的精神镜像，对文坛学子自立自强将来服务强国建设也是一种有益启迪。

唯有凭借真切的治疗，善用中医独有的思维与良方治病救人，方为传承正途。

徐明飞，他步履不停。城关小学讲堂上，他化身中医启蒙人。当孩子们传看草药标本，指尖沾染草木清芬，争相练习“脉诊指法”时，张晓松眼底闪烁着星火。“中医进校园”于他，绝非任务，而是关乎文脉赓续的薪传之举——他在童蒙心田里悄然播撒古老智慧的种子，静待春风吹度，星火燎原。

夜色四合，诊室帘幕低垂。张晓松翻开厚重的名医医案，每天的研读雷打不动，笔记上密密麻麻爬满了古今验方的智慧结晶。灯光剪出他伏案的侧影，恍然间，竟与百年前油灯下批注《伤寒论》的徐大桂身影幽幽重合。窗外，山如墨静卧，溧河水声隐隐可闻——这千年不绝的流淌，恰似中医绵延的命脉，在张晓松这殷守夜人的掌心，不舍昼夜，奔流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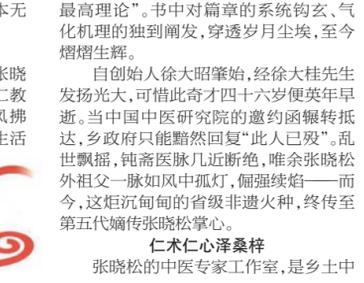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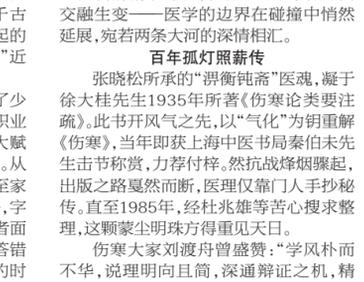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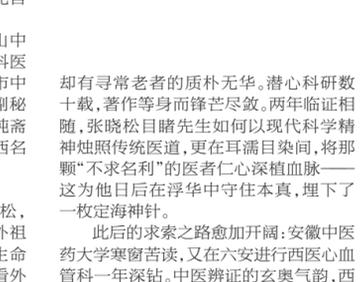
张晓松中医专家工作室的草药清香，岁岁萦绕，恰如钝斋医脉流淌百年的芬芳；群山深处采药人的背影，晨露沾衣，正是中医扎根泥土的倔强身姿。他以仁心为秤，称量每一味药的效力与斤两；以传承为炬，照亮溧河两岸的田间巷陌。当学童在校园里辨识出第一株车前草，当农人在田埂边找回久违的千里马，那源自上古的田野智慧，便又在皖西的层峦叠嶂间生生不息——不必金声玉振，自有大地回响。

守真抱朴向未来

问及学术抱负，张晓松只淡然一句：“学好中医，为家乡父老看病，别让它在咱们手上断了根。”朴素话语背后，是对中医命运的深沉忧思：“中医的命脉在临床，在实实在在的疗效！”在他看来，脱离临床、以西律中的所谓“科研”，恰是令中医“本色尽失、优势全无”的歧途迷障。他笃信：

仁水仁心泽桑梓

张晓松的中医专家工作室，是乡土中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徐缓摄)

霍邱非遗元素(组诗)

夏书阔

剪纸

一把剪刀锋落口起
剪出花朵细腻的纹理
抑或散发着宣纸的芳香
含苞的平面，待放的立体

剪出飞鸟翱翔起舞
千姿百态无与伦比
剪出流光轻盈的墨线
如诗如画灵动飘逸

剪出十二生肖栩栩如生
静动结合憨态可掬
剪出春夏秋冬365天
风姿绰约的一年四季

剪出纸上的道韵书法
诸子百家行楷隶隶
剪出朗朗上口的绝妙诗篇
让如痴如醉的人间百态各异

皮影戏

人物出场能把夜烫烫出满天星斗
能让“寂寞嫦娥舒广袖”
以梦为马也能安然昂首
可使“吴刚捧出桂花酒”

音韵降低像灯影翻身
悄悄把整个酣睡的村庄赶走
声调拔高时如万马齐喑
银河系开始不停地颤抖

跳时，
让那么多未折碎的黎明开口
跃时，
可在绸缎的褶皱里精神抖擞
轻，羽毛飞翔
重，泰山固守

问：何谓皮影戏？
答：搅动整个宇宙……

泥塑

在遇见仰韶火焰的遗囍时
正翻译河姆渡水层的月光
那些被良渚时间封缄的曲线
突然在楼兰流水般的指纹下
蜿蜒成殷墟解冻的河

清水与黄泥相互驯服
在手指旋转的间隙里
一次又一次虔诚地完成
对地平线的临摹

泥土记得所有失传的舞蹈
当时光隧道出现精美笑英时
本色突然变得塑起般锋利
用“元宇宙”式的微型手术

刀去割新
像切开五千年前的——
一粒黍

柳编

柳条在子丑寅卯里褪去颜色
让绿意沉入水底
把柳枝拉弹唱或弯曲的技艺
用顺从对抗撕裂

根根柳条如待编的曲谱
在灵巧的手指间弹奏
每道横折的笔画
都是绿色的韵脚
将柔韧的烦恼编进心想事成

柳编如收集散落的断句
它们曾在寂静处与鸟鸣合谋
成型后的它们如自上而下由
左及右的古体诗文
成为盛放空灵的容器

空
是它存在的意义
也是人们不断填满
又倒出的缘由

晨光熹微，霍山县医院集团霍山分院的中医工作室已挤满候诊的乡民。空气中浮动草药的清苦，诊桌上，张晓松三指轻按脉门，屏息凝神。指尖下，生命的搏动若隐若现，如一条潜行的暗河。身后，“溧河钝斋医馆”的匾牌匾悬于壁，无言诉说着百年医道的千钧之重。

张晓松，1979年冬生于安徽霍山中医世家，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全科医师，现任霍山分院中医科主任，六安市中医药协会理事，霍山县中医药协会副秘书长。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溧河钝斋医学”第五代传承人，他接续的是皖西名医徐大桂、刘坤奇一脉的百年薪火。

家学沃土孕新芽

霍山南岳山下长大的张晓松，童年浸润在浓浓的药香里。他外祖父刘坤奇那悬壶济世的身影，是他生命最初的医学图腾。少年常在诊桌旁，看外公凝神望诊，细语问切，听他讲述徐大桂先生如何以精妙“气化”之理，重释《伤寒论》。辨识药草时，外公掌心托起的每一味本草，都浸透着对“钝斋医学”近乎神圣的虔诚。

一句“长大后学医”的期许，锚定了少年晓松的航向。1994年，他踏入中医药院校；三年后，更循古礼拜入舅父刘大斌门下。师道尊严，舅父授业近乎严苛。从《药性赋》到《黄帝内经》，自《伤寒论》至家传秘本《伤寒论类要注疏》《医学直指》，字字须嚼透，句句得深究。随师侍诊，患者面前凌厉的犀利考问常令他手心沁汗，答错后的厉声斥责更是诊室里令人窒息的时刻。这番淬火般的锤炼，却让张晓松的临证功力在重压下破土疯长——医道本无情，唯有拾级而上上的孤勇攀行。

兼收并蓄铸医魂

千禧之年，经前辈社兆雄引荐，张晓松发愤合肥，师从眼科科学泰斗黄祖汉教授。初见，大师的谦和冲淡便如春风拂面。黄祖汉治学如精密仪器般严谨，生活

文化中国行

张晓松的中医专家工作室，是乡土中